

保罗·策兰诗全集 | 第二卷 孟明译



罂粟与记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罗·策兰诗全集. 第二卷, 罍粟与记忆/(德)保罗·策兰著; 孟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75-6242-4

I. ①保… II. ①保… ②孟… III. ①诗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686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保罗·策兰诗全集 第二卷 罍粟与记忆

著 者 (德) 保罗·策兰
译 者 孟 明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古 冈
德文编辑 温玉伟
封面设计 梁依宁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插 页 4
印 张 10.50
字 数 9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242-4/I·1658
定 价 6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译本序

1

“谁敢用眼睛直视美，谁就被托付给死神。”¹ 德国 19 世纪诗人普拉腾的这个诗句，可以用来作为这篇序文的开场白。千禧年之际，也就是策兰去世整整三十年后，诗人早年的同乡女友伊兰娜·施缪丽在回忆录中引用了这句诗，用来作为一个年代的标记，同时作为她与保罗·策兰最后一次重逢的纪念，因为在那次重逢之后不久，诗人就去世了。在那次重逢期间，他们回顾往事，说到了一种从布科维纳开始的诗歌，以及战争期间他们在切尔诺维茨犹太隔离区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

栗树的那边才是世界。

夜里风驾着云车从那边来

不知这里谁起身……

风要把他带过栗树林：

“我这里有水龙骨，有红色毛地黄！

栗树的那边才是世界……”

这是策兰早年一首题为《那边》的诗的开头段落。1948 年诗人在维也纳编定他的第一部诗集时，曾将它列为卷首篇²。不晓得此诗背景

1 普拉腾 (August von Platen, 1796-1835) 这个诗句见于其 1825 年诗歌名篇《特里斯丹》(Tristan), 《奥古斯特·冯·普拉腾全集》(August Graf von Platens sämtliche Werke) 十二卷本, 第二卷, Max Koch 和 Erich Petzet 主编, Max Hesses 出版社, 莱比锡, 1910 年, 第 94-95 页。

2 策兰这首诗的全文, 参看本书第 171 页。

个中原委的读者可能会诧异，这首多少有点稚嫩的少作，文笔直白，写一个少年面对一片栗树林憧憬外面的世界，虽然写得飘渺、机智且充满童真，与日后策兰那些大手笔作品相比，算不上一篇精彩的诗作，但对策兰来说，这首诗不是他早年写作中随便落在某个时间点上的文字，而是一个起点，带有它诞生时刻的个人印记和时代特征，在他的诗人生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先期地为诗人日后的写作调定了一个音色：自由与狂想。准确地说，这首诗作于1941年作者20岁时在切尔诺维茨犹太隔离区的岁月。

栗树的那边才是世界……

这句诗质朴而悠扬的音符，经历漫长的时间之后，依然回响在世界的另一尽头。1969年岁末，施缪丽决定从耶路撒冷到巴黎来看望策兰，两人在15区靠近塞纳河的策兰寓所彻夜长谈。据她回忆，谈话中策兰想起过去在犹太隔离区的那段日子。当施缪丽念出“栗树的那边才是世界”这句诗时，策兰不好意思地摆摆手。但二人都沉浸在往事中。

孤独一人，我把灰烬之花
插入盛满成年之暗的瓶。姐妹嘴，
你说出一个词，它在窗前不肯离去，
而我昔日所梦，悄然爬上我身。

这首题为《孤独一人》的诗，收在《罍粟与记忆》诗集《逆光》之章。这首诗，1950或1951年作于巴黎；或者更早，作于1948年8月诗人刚从维也纳抵达巴黎的时候。时策兰甫入而立之年，双亲既逝，一人只身流寓西方。“成年之暗”并非说人到懂事的年龄知世事而黯然，也不是说人过早地心境衰老，而是一种生存的伤和愧。奥斯威辛之后，与许多幸存者一样，策兰一直有一个民族几乎灭亡而自己生存下来那种

伤悲感。把“灰烬之花”插入“成年之暗”的瓶，说的就是这种伤悲。

“灰烬之花”，如同见于同一部诗集中的那首《灰草》，是死亡之物，焚尸炉的灰渣，父母之尸，亲人之骸。青年时代，并不太远，身在犹太隔离区，虽然预感到某种不祥的事情，但并未想到与天同燔那种大屠杀会发生。诗人“把灰烬之花 / 插入盛满成年之暗的瓶”——

关于那次会面，施缪丽在回忆录里写道：“策兰不太自信。但我们都觉得‘栗树的那边才是世界’这句诗很美，并且想起了那时候偷偷到无人的公园里去散步，那是禁止的，因为我们都有个黄色星标¹，我们把它藏到大衣口袋里。那时我们‘不顾一切’要走到有明丽春光的地方，尽管 11 月底春光早就不知哪去了。我们想起了那时在积得厚厚的秋叶中发现的小小报春花，我们用蓝色贝雷帽把一束束小花捧回来，放在柳树荫下的桌子上，想起了我们在那万籁俱寂的时刻毫无旁人地大声朗诵诗歌，就像策兰说的，那是我们无所顾忌，天真无知地笑闹……”²

多少个夜晚我听见那风又回过头来：

“我这里燃烧着远方，你那儿太窄迫……”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今天我们读这首诗时竟没有听出一点身在苦难的哀声，只有风自由的吹拂和对自由的渴望。那时，等待着他们的是流放、死亡营和焚尸炉，而隔离区的孩子们在死神的笼罩下还对着天空朗诵美和自由的诗篇！正如策兰所说，人们——“我们”——曾经以天真无畏的青春克服了苦难和黑暗。诗人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后来到了布加勒斯特，他还在一首诗里写下那个年代看到的白色“栗树花”。

1 黄色星标：二战期间纳粹强迫犹太人在胸前衣襟上佩戴的六角星标记。

2 参看伊兰娜·施缪丽回忆录《说吧，那就是耶路撒冷》（*Sag, dass Jerusalem ist*），Isele 出版社，Eggingen，2000 年，第 58 页。

栗树第二次开花：

可怜地燃起一线希望……¹

据策兰说，栗树在晚秋开二茬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在他那样的生平中，或者说在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中，那种反常的花，反常，但开在天空下，就像一种能够有的美的事物，苍白，白得像滴在烛台上的烛花，不也是一种希望吗？普拉腾那句诗——我相信策兰在隔离区的那些日子里经常诵读它，正好道出诗人性格中自少年时代起就已铸下的一种东西——对美和自由的冲动，哪怕在死亡面前！

策兰与施缪丽那次彻夜长谈，一夕之间，半身事历历在目，似乎围绕这个话题开始，也以这个话题结束：“谁敢用眼睛直视美，谁就被托付给死神——我们当中说过这话的人，我们希望他别再说了，但又希望说下去。那难以置信的蓝天下栗树的白色烛形花。真美。”那次谈话，距诗人投河自尽仅4个月。

2

保罗·策兰1920年11月23日出生在布科维纳故都切尔诺维茨。布科维纳历史上属于奥斯曼帝国属地摩尔达维亚公国的一部分，18世纪中叶并入奥匈帝国，成为奥匈帝国东疆的一块“王冠领地”；其帝国领地地位一直持续到1918年奥匈帝国覆灭，领地归并罗马尼亚为止。

布科维纳是个多语族共存地区，当地人讲德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在延续了150年的多语言、多宗教传统中，他们共同创造了被称为“布科维纳文化版图”的黄金时代；而当地烙下犹太德语印记的文化，造就了好几代杰出的诗人和文化人，策兰及其同代人阿尔弗雷德·马古-施佩伯、罗泽·奥斯拉德和莫泽斯·罗森克兰茨就被称为“布科维纳四子”。尤其座落在喀尔巴阡山北麓一片山坡脚下的

1 参看本书第47页《九月里阴沉的眼》一诗。

故城切尔诺维茨，策兰的出生地，德裔犹太人的聚居区，更因人杰地灵而有“小维也纳”之称。也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切尔诺维茨与维也纳在文化上天然地有着一种亲缘关系，这也许是策兰1947年底从罗马尼亚越境出走时，其直接的投奔地是维也纳这座奥匈帝国故都的原因吧。

在策兰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地缘政治版图的变更并没有改变当地人心中这块昔日“王冠领地”上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风景。这里的人对大地和乡土的依恋一代传一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诗人的故乡才成为一块被分割被兼并的沦陷之土。从1940年战争初期到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三个历史日期决定了诗人故乡的命运。

1940年6月，苏联红军抢先占领布科维纳，强行把这个罗马尼亚行省分割成两半，将北布科维纳并入苏联加盟国乌克兰。

1941年7月，也即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北布科维纳又被纳粹德国军队占领。纳粹党卫队在切尔诺维茨犹太人聚居的老城设立犹太种族隔离区，策兰的父母和无数犹太居民被流放到布格河畔的纳粹集中营；策兰本人则被作为城内的犹太青壮年男丁强制充当劳工，送往罗马尼亚东部布泽乌市一带的苦役集中营做苦役，为战争修筑公路和桥梁。

战后1947年2月，同盟国与欧洲五战败国缔结《巴黎和约》（又称《五国和约》）时，又将北布科维纳最终划归苏联。这一次，不愿留下的策兰，不仅在战争期间失去了双亲，最后也失去了自己的故乡，成为一个不知乡关在何处的“不明国籍者”。

东方天空缀上绫罗织锦而变重了：

你可爱的名字，是秋天的鲁纳文织出来的。

啊，我用人世的树皮把心系于天上的葡萄枝

且系且哭，起风时，你就能无怨无悔地放声歌唱？

太阳葫芦朝我滚下来：

坎坷的道路上已回响着病愈的时光。

虽然最后的不是我的，还是一片亲切的金黄。

每一片雨帘都拨开了，为你也为我。

这是策兰早期诗作《九月之冠》的末二节。此诗1944年作于故乡切尔诺维茨，后由作者编入1948年维也纳版诗集《骨灰瓮之沙》。

这首诗写是年秋天事。策兰刚从获解放的苦役集中营回到切尔诺维茨不久，诗题“九月之冠”可能指故乡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但多少也让人联想到诗人脚下的那片土地——昔日的“王冠领地”，它早已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古老的鲁纳文（日耳曼先民的语言）为它谱写下灿烂而悠久的历史了。这是一首归乡诗，清新感人，也隐含着复杂的心情，尤其末节诗中“虽然最后的不是我的，还是一片亲切的金黄”的诗句异常感人，明眼人能从中读出苦涩的滋味。

诗人劫后余生，对故乡充满亲情，对生活的未来怀抱着新的希望，但他也意识到，这片土地可能不再属于他这个故乡之子了，因为苏联红军又一次进驻了这座城市，并且实行军事管制。1945年4月，策兰离开切尔诺维茨时，是被苏军当局作为自愿离境的非乌克兰公民，用军车送到边境递解出境的。从那以后，诗人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乡。

3

《罍粟与记忆》是策兰在德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鉴于之前的维也纳版《骨灰瓮之沙》付梓后并未发行，这部诗集实际成为策兰正式发表的第一本诗集。在时间跨度上，两部诗集中的作品涵盖了诗人从故乡切尔诺维茨到布加勒斯特，再由维也纳到巴黎的生活经历，其间有些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事件的沉重印记，尤其收在诗集中的成名作《死亡赋格》以及《白杨树》、《墓畔》、《黑雪花》等名篇。书名“罍粟与记忆”见于诗人1948年春在维也纳写下的《Corona》一诗：

秋天从我手里吃叶子：我们是朋友。
我们从坚果里剥出时间教它走路：
时间缩回壳里。

镜中是礼拜日，
人睡入梦乡，
嘴巴吐真言。

我的目光落向爱人的性：
我们彼此相望，
我们说些黑暗的事，
我们相爱如罂粟和记忆，
我们睡了像螺壳里的酒，
像海，在月亮的血色光芒里。

我们相拥于窗前，路人从街上看我们：
是时候了，该让人知道了！
是时候了，石头终于要开花了，
心跳得不宁了。
是该到时候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这是策兰广为读者传诵的一首诗。英格褒·巴赫曼曾称它是策兰最美的诗¹。“Corona”这个诗题，人们多所猜测而不得其解。也许“Corona”

1 巴赫曼 1949 年 6 月 24 日致策兰。详见《心的时间。英格褒·巴赫曼与保罗·策兰通信集》（*Herzzeit. Briefwechsel Ingeborg Bachmann-Paul Celan*），Suhrkamp 出版社，法兰克福，2008 年，第 11 页。

之谜就在这首诗中：“我们相爱如罂粟和记忆”。学名为 *Papaver* 的罂粟广布于欧亚大陆，茎直立，花单生，大而艳丽，多为红色，间或亦有白、橙黄及淡紫色者。诗人故乡的田野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罂粟花，其早期作品中写到罂粟的诗句也不少，譬如《雨中》一诗就提到家乡的“罂粟地”（*Mohnfeld*）¹。红罂粟尤其开得鲜艳耀目，人见了如同溅血惊心之物。然此花早落，开败后即露出发黑的花芯，像一顶忧郁的王冠；也许在这首诗里，通过这个意象，*Corona* 神秘地与罂粟重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读一读编入维也纳版诗集《骨灰瓮之沙》中的《梦之居有》一诗的结束句：“他未敲破的，我小心饰以花环：/ 红色围栏，黑色的中心”²。依策兰早期作品研究者雨果·贝克的看法，这个诗人小心饰以花冠的“黑色中心”指的就是罂粟花³。在西人名物文化中，罂粟被视为宁为美而灿烂一死的象征，又被当作伤逝之物，甚至作为殓花用以悼念死者。策兰早年作于故乡题为《死者》的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罂粟把脸抓出血了：/ 跪下喝吧，别犹豫！”⁴。

夜携着须备好的异乡之火，
它能征服星辰中的击杀之物，
我一团火似的思念应能经得起
九次从你那只圆壶吹来的烈焰。

1 《雨中》（*Im Regen*）一诗，今收于策兰“早期诗歌”卷。详见芭芭拉·魏德曼《保罗·策兰诗全编》全一卷本（*Paul Celan, Die Gedichte, Kommentierte Gesamtausgabe in einem Band*），Suhrkamp 出版社，法兰克福，2003 年，第 391-392 页。

2 《梦之居有》这首具体年代不详的诗（估计作于 1940-1943 年间），杂糅了堂吉诃德形象和罂粟意象，是策兰最晦涩难懂的早期作品之一。见本书第 175 页。

3 参看雨果·贝克（Hugo Bekker）著《策兰·保罗早期诗歌研究》（*Paul Celan, Studies in His Early Poetry*），Rodopi B.V. 出版社，阿姆斯特丹/纽约，2008 年，第 64 页。

4 详见芭芭拉·魏德曼《保罗·策兰诗全编》全一卷本，前揭，第 381 页。

夜，那是1942年至1943年，诗人在罗马尼亚东部塔巴雷斯蒂苦役集中营。他在黑夜里写下这首“罌粟诗”（这里引的是该诗的起首段落），诗的标题就叫《罌粟》，原稿见诗人在苦役集中营的一个笔记本；此诗亦曾从集中营随信抄寄给在远方的女友露特·拉克纳（后从夫姓克拉夫特），故这首诗亦见于露特1986年将其保存的策兰手稿辑成的《保罗·策兰1938-1944年诗稿》。这里，“异乡之火”（诗人对诗的又一说法）、火一样的“思念”（爱，向往，希望）、炽热的“圆壶”（罌粟花的意象，水罐意象，家山之物，母土，诗的源泉，诗中指女友）——可以说，这首诗几乎汇集了诗人所能想象的罌粟的象征内涵。在策兰的作品里，罌粟与记忆几乎是一对天生的姐妹。罌粟，既是为信念而灿烂一死的意志，又是缅怀死者的殇花，也是火、爱、思念及渴望生活和自由的想象，甚至是抵御击杀的护身符。怎么说呢，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特定的词来形容策兰的“罌粟”。也许，把策兰发明的这朵多义的“罌粟”与“记忆”结合起来，就是Corona那个神秘的词的底蕴：“我们相爱如罌粟和记忆”。

在我们迄今所见的策兰作品中，Corona这个词仅作为诗题出现过一次。似乎对诗人而言，大凡命运一类事物，一次闪现就够了，足以让他在某件事情上放下了心。可是，这个通常释义为“花冠”（或“王冠”）的拉丁词被放在一首谈论时间、爱人和生活之事的诗篇之上，多少还是让我们感到困惑。也许诗人想说的是一种在时间中达于至高的东西，或者他要揭示什么事情，譬如耐心、创作、生活的意义以及对某件事物的期待，或者苦尽甘来那样的想法。总之，我们需要弄清“是时候了”这句话的含义。

写这首诗时，诗人已经离开故乡踏上流亡路。依我个人之见，在这首诗里，Corona这个词天然地指向一片土地，那片曾经养育了他，给他无限灵感，被称作“王冠领地”的母土——布科维纳。也许Corona这个词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当然不止于此，它的意义聚集在那片土地的根基之上，包括那里的乡土和整个烙下犹太德语印记的文化血脉，

以及诗人在那里生活和经历过的事物，譬如他这一时期诗歌里出现的“十八只水罐”（生活用具和希伯来数字的喀巴拉含义）¹，再如他后来的作品里经常提到的“水井”和“水井之乡”，那是作者熟悉的布科维纳“水井调”（Brunnenton）——策兰的传记作者之一埃梅里希非常恰当地称之为布科维纳诗歌的“内在旋律”²。策兰一生用故乡“水井调”写下的诗篇不少，这本《罍粟与记忆》诗集中就有一首题为《你变成这个模样》的“水井调”杰作。

策兰诗中除了文化印记的折射，其词语也常常是多义的。《Corona》的真正秘密也许就隐藏在该诗第七行“Geschlecht”[性]这个词的意象里。这个袒露的细节是那么的率真，在爱恋和私情以外，似乎也以诗意的方式将“世系”、“民族”和“亲人”那种近乎血肉的依存关系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不是说诗人对昔日的“帝国领地”有什么怀旧，而是那片土地的血脉早已流在诗人的血管里了。从1940年起，故乡在铁蹄之下面目全非，甚至它的地理名称和归属都已改变。1945年以后，故土更是成为记忆了。诗人是背着故乡的血脉流亡他乡的。对诗人而言，这几乎是命运的重负。1948年，他在给定居以色列的一位亲友的信中说：“也许我是在欧洲注定将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生活到底的最后几个人之一了。”³十多年后，在一首题为《黑》⁴的诗里，他还这样写道：

1 参看《梦的门坎》（*Die Schwelle des Traumes*）一诗，载维也纳版诗集《骨灰瓮之沙》，《全集》HKA本卷2-3/1，Suhrkamp出版社，法兰克福，2003年，第26页。见本书第215页。

2 参看沃尔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 Emmerich）著《保罗·策兰传》（*Paul Celan*），Rowohlt Taschenbuch出版社，赖因贝克（Reinbek bei Hamburg），1999年，第24页。关于这种布科维纳诗歌“水井调”，还可参看收在维也纳版《骨灰瓮之沙》诗集里的《井边》（*Am Brunnen*）一诗，见本书第179页；另参看策兰1958年诗作《高处，没有声息》（*Oben, geräuschlos*），载诗集《话语之栅》，《全集》HKA本，卷5/1，Suhrkamp出版社，法兰克福，2002年，第52-53页。

3 转引自毕安卡·罗森塔尔（Bianca Rosenthal）《早期策兰创作来源：阿尔弗雷德·马古-施佩伯布加勒斯特稿》一文，载德国《文化交流杂志》（*Zeitschrift für Kulturaustausch*）1982年第三期，第230页。

4 《黑》（*Schwarz*）这首诗载诗集《换气集》，《全集》HKA本，卷7/1，Suhrkamp出版社，法兰克福，1990年，第57页。

黑，
如记忆之伤，
眼睛挖掘着寻找你
在这心之齿
咬亮的王冠领地
那里永远是我们的床：

你会穿过矿道而来——
你来了。

在种子的
意义里
海使你发出星光，在心底，永远。

命名总有一个终结，
我把命运投在你身上。

“这心之齿 / 咬亮的王冠领地”——诗人知道，从他踏上流亡路的那天起，故乡之梦必穿过黑夜而来，进入他的诗中。诗人也知道，从今以后他只能通过对故乡之物的回忆来收留故乡的血脉，将它保持在心中，也就是说——保留在他自己的诗里。因为那份血脉就是他生活和写作的根基：“我把命运投在你身上”。在这首诗之前，1958年1月，策兰在不来梅文学奖获奖演辞中就已提到自己的家乡布科维纳，从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行省，“一个曾经生活着人和书籍的地方”：

我来的那个地方——走了多少弯路！可是，有弯路吗？——那地方，我从那里向你们走来，也许它对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陌生的。

那片风景，哈西德教派历史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在那里安家，马丁·布伯曾经用德语向我们所有人重新讲述过这段历史。那地方，如果我可以对这幅地形速写再做一点补充的话，那就是，它此刻远远地来到我眼前——那是一个曾经生活着人和书籍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今天已经沦为历史陈迹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旧省，我第一次遇见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¹这个名字：通过读鲁道夫·博尔沙特²的《石榴颂》。所以说，在那里，我对不来梅的轮廓就已经略知一二了：借助不来梅出版社出版物勾勒的形象。³

“我来的那个地方”，“哈西德教派历史相当大的一部分”——这片风景，就潜藏在《Corona》这首优美的爱情诗里。这首诗，如果我们尊重诗人做事情的方式，他把一个可以代替故乡名字的词放在一首诗的标题地位，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流亡的故乡之子郑重地献给故乡的一首谦卑的诗。当然，这个大致言之成理的结论并不能道尽 Corona 这个词在策兰诗中的全部秘密。也许应该说这个词是一个“名”，一个经由哈西德教派喀巴拉教义转化的名，它不仅仅出现在它所在的这首诗，它也以折射的方式投照在诗人其他回忆归乡的作品里。所以，透过“罂粟”和“记忆”这对姐妹词在策兰全部诗歌写作中的内涵，我们会知道更多的事情。

1 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Rudolf Alexander Schröder, 1878-1962），出生于不来梅的德国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多才多艺，喜爱文学和诗歌，1913年创办不来梅出版社（Bremer Presse）出版文学和诗歌书籍，成为名噪一时的出版界骄子。晚年曾担任不来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策兰获奖演辞中所说“借助不来梅出版社出版物勾勒的形象”指的就是施罗德创办的出版社。

2 鲁道夫·博尔沙特（Rudolf Borchardt, 1877-1945），德国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在文学上被认为是传统派的代表，反对现代主义思潮。一生著述甚丰，涉及诗歌、小说和政论等多种体裁。曾将古希腊诗人品达的诗歌翻译成德文。

3 策兰《不来梅文学奖获奖演词》（Ansprache anlässlich der Entgegennahme des Literaturpreises der Freien Hansestadt Bremen），《全集》HKA本，卷15/1，Suhrkamp出版社，法兰克福，2014年，第23页。

孤独一人，我把灰烬之花
 插入盛满成年之暗的瓶。姐妹嘴，
 你说出一个词，它在窗前不肯离去，
 而我昔日所梦，悄然爬上我身。

施缪丽可能是最后一个远道来看望策兰的早年同乡女友。她和策兰那次彻夜长谈，是1969年的除夕夜。他们先是到巴黎右岸市中心犹太人聚居的玛莱区（Le Marais）散步。那个美好的夜晚，在巴黎冬夜的薄雾里，两人缓缓步行穿过雪中的孚日广场，从那儿拐入酒吧和店铺林立的玛莱闹市区，经过巴维街哈瑞迪正统教派的阿古达·哈克希罗斯犹太教堂，然后走进昔日叫“犹太街”的非迪南·瓦尔街。就在漫步穿过这条古老的“犹太街”的时候，施缪丽突然感伤地问道：“它能把我们带到哪儿呢？”巴黎一条古老的犹太小街，冬雾，陌生的人群，街灯和闪烁的霓虹灯招牌……两人回到寓所，策兰拿起笔在一张纸上草草记下几行诗句，丢在桌上。

钟形物里喘着
 虔信又不虔信的
 灵魂，

星的笑闹
 还在继续，也携着我那只
 在从你而来的荒漠感里
 被山丘环绕的手

我们早已
 在那边。

这就是诗人给施繆丽的赠答诗《钟形物里》¹，后来编入他未及出版的诗集《时间山园》；而最初丢在桌上的手稿，标题叫做《在钟形的乌有乡》。诗人生活在一种叫做时间的东西里，灵魂的乌有乡——那个夜晚他们在玛莱区穿过的古老犹太小街，能把他们带到哪儿去呢？

从切尔诺维茨写下《罌粟》，到维也纳写下《Corona》，再到巴黎写下《钟形物里》，诗人在时间里走着一条不能抵达终点的路。然而，经由一条诗的子午线，他能抵达心中的目标：“我们早已 / 在那边。”我们可以这样讲：策兰的“罌粟”几乎包容和凝聚了他诗歌中全部的情感母题，而“记忆”这个词，就像柏拉图所讲的“回忆”，乃是获知逝去之物和未来之物的一种方式。经由这两个词，那个闪现了一次的Corona成了诗人笔下神奇地聚集了故乡之物的信息码。一个词是一次，但每次都是不可替代的一次。策兰诗歌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Corona》那首诗是乐观的，他已知道，生活在诗中，如同生活在自己的家山和水井旁。今天的读者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策兰故乡布科维纳故都切尔诺维茨的名字了；诗人的故乡早已按乌克兰语更名为“切尔诺夫策”。只有在他的诗中，你才能找到他的故乡。

4

《罌粟与记忆》由德意志出版社（DVA）于1952年底推出新年赠送版节选本，翌年年初正式推出完整版。这部诗集在德国出版，奠定了诗人在其母语故乡的地位。尤其长诗《死亡赋格》首次以德文原作与德国公众见面²，可以说是战后德语诗坛一个极具震撼力的事件。

这首长诗作于1945年5月。初稿标题叫做《死亡探戈》（*Tangoul*

1 《钟形物里》（*Im Glockigen*），今编入策兰后期遗作集《时间山园》（*Zeitgehöft*），《全集》HKA本，第14卷，Suhrkamp出版社，法兰克福，2008年，第337页。

2 1952年年底《罌粟与记忆》出版前，《死亡赋格》曾于同年6月率先单独发表于达姆施塔特的《新文学界》（*Neue literarische Welt*），更多德国公众读到这篇作品则是在《罌粟与记忆》出版之后。